

2011台灣文學獎 得獎感言

長篇小說金典獎 得獎感言

文／張萬康



麥田出版



雖然是用喜劇的方式呈現，這本小說的發起動機，自是家父與我於醫院所遇到的挫折。繼之而起，這記斷棒的揮擊中，老人家展現其生命意志，及其素簡的人生觀，而落。戰役以前，原以為人世間之善惡、悲喜、聚散、生命諦韻種種「不就是那麼回事」，然而千面過盡，才曉得「是怎麼一回事」。這裡我就不說是「千帆過盡」了，只因其中出將入相、台前台後的複雜心迹和思想，使得包括我自己在內都可能是心機超深的「千面人」。

不難想見拙作的心願之一，是能針對台灣的醫療環境起警示作用。如此說來，這樣的作品可能抗議色彩太重，僅成為一種揭弊式的新聞寫作、個人的牢騷經。故而我試著用小說（亂說）來寫；這般操作下來，說實話在請「命」（請神？）弄險之間並非完全成功。至多是（或說至少是！@@）——無論成敗，意思到了。

小說中調度東西方眾多神明。在我自己來說，並非純然是我很愛搞怪。而是在父親受難期間，遇見不少玄事。有可能我腦筋燒壞，但我自忖素無迷信傾

向。如何將之納溶小說，而不讓它流於坊間靈異節目那種質態，反能化身成試講宗教基本觀念的體驗書，我多少也想擦亮理性。我疑惑於有無神的存在？有的朋友答曰當然有！有的朋友莞爾曰你認為是就是了、浪漫也沒啥不好。總之我進行的是不是一種「魔幻寫實」？我覺得應該叫「魔幻老實」。也還好並無讀者指控我用此一描述神蹟的鳥書來進行斂財。

阿莎不魯，「從政者必讀」是拙作欲傾訴的心聲之一。大量搬弄政治權術的描寫（對照、隱喻台灣政治），有人說離題又無聊，亦有人說讓小說有了縱深。當然它也是一本關於死亡的「生命之書」（這很八股我瞭）、住院須知的「家庭工具書」。有的朋友對我說：「喔！這種書我不看的！我怕看這種書！」意即催淚讓人心情差或煽情讓人感到噁。面對這種說法我只能假笑一下。我感激台灣文學館給我這麼大的獎勵，使我現在想真笑，但也不敢亂亂笑。在此問候受疾病侵擾的朋友和諸親屬、盡責照護的醫療工作者，——大家辛苦。☹

新詩金典獎 得獎感言

文／白靈



秀威資訊出版



詩是宇宙之花，絕非地球所獨有，它是宇宙能量藉高等智慧生物展現其既虛又實之美姿的一種普遍形式，必然遍開於宇宙各個不可知的角落。因此寫詩既是地球人孤獨的，又從來不是孤獨的事業，此種與袤廣遼闊的時空相互繫連的「詩的動態宇宙觀」，是個人對詩的最基本信念。

如此往上可與百億光年的三千大千世界，往前可與幾千上萬年的古人和歷史，往四面八方可與當下時空眾多心靈互聯，建構出可見和不可見的「能量海」的網絡，每一首詩都是此網絡上發射的「能之花」、「能之光」。花有的小，有的大，花期有的長，有的瞬間即謝，發的光有的暗如螢火或磷火，有的可能亮如煙火或烽火。詩如是，生命亦如是。

因此每一位詩人其實都不是他自己，他（她）的身上一定都或暫或久住過數百上千個詩人，他是他們的喉嚨；他（她）的身上一一定也都或闖入或蹂躪或閃過幾千幾萬幾百萬個老百姓，他是他們的集合體，他在詩裡計算著自己有限得可憐的微少成分，他把幾百首詩篩一篩，掉出來的，可能只剩一堆頭皮屑和一撮白髮。

三十幾年前與我同時出發的詩人多達數百位，經過漫漫不知底在何方的長跑後，現下可能只剩十來位，而跟上來的年輕世代一波波，黑鴉鴉一片，正以後浪推前浪的態勢逼迫而來。這種現象並非台灣獨有，亦非兩岸非地球非古非今而已，是世世代代詩人命運之必然，是宇宙能量運動之必然，每一位詩人都像在黑夜中隨勢泅游在這「必然之河」上，努力綻放自己的「浪花」。

當今詩壇能人和高人不少，此詩集能脫穎而出獲獎，幸運成分必佔幾分，而既然此詩集主題所涉及之金門馬祖和綠島「一座座，俱是強烈地座攀過的島嶼，事過境遷後，皆被推落檯面，或像氣球般被放風到空中，當作戰地標本或思想標籤，從此成了可有可無的『昨日之肉』」，則或可視作這些島嶼正擬重閃它們最後的光芒。感謝這個獎，它是一具強力探照燈，把光打在這本詩集上，不，也打在這三座小島上，讓這三朵時代的「能量之花」有機會開得久一些、也光燦得更為耀眼。☘